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半軒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半軒集卷三

明 王行 撰

記

石屏記

孔翠翬翟之文甚麗也而弗能堅雲霞華彩之文甚美也而弗能久繪繡綺錦之文甚工也而假力以為之故予雖或睹之而不愛非特不愛而又少之以其文之著也惟山有石焉異於是精緻而清潤中溫而有文遇識

若致之剖琢礱砥飾而為屏則若渾淪始判而萬象列焉若月未生魄而山河鑑焉若敞綃帷而望嵩華焉若懸方諸而照華月焉其文之見者兀而舉然漫而偃然若蓊而樹若奔而瀧濃疑其邃淡疑其遠黝疑其幽蒼乎而古黛乎而秀廓者天淨漠者煙積瞑焉如隂畠焉如晴涓焉如澄奇態瓌狀依微窅眇言可得而殫盡耶至麗而能堅至美而能久至工而不假人為故予甚愛之重之敬而友之何友之友其有君子之德也方其未

遇時頑然混凡石而不自異而中之包含藴蓄者自若也及見用而披豁呈露於初之包含藴蓄者亦無加焉不幸或復見棄汨於泥沙淪於榛莽則於今之披豁呈露者又豈有所損耶世之士能含其文而不自見用藏進退而不變其所存則於君子不遠矣故予敬之而忘其為石也若夫徒飾其文以為玩夸其奇以為美則斯石也有愧夫渤海朱叔重善畫而好事喜從文人才士游有小石屏方不踰尺而温潤清古自言得之石偃山

中而求予為記夫叔重既能知求余文而石屏又予之所愛可不為之記乎且尚使夫人知予於斯石也非徒愛其文而以敬其德也

讀書屋記

先王之政不修而小大學廢後之學者讀其書而已矣讀書者第欲以識其篇章通其句讀則雖髫稚無難焉然求其得夫讀書之要迺有垂白而莫究者以漢之碩儒老生猶未知其萬一也葢讀書非徒誦習其章句講

說其文辭必當因聖人之言求聖人之道由聖人之道見聖人之心也方漢儒當煨燼之餘追求散亡修殘葺墜著述累萬言而不止可謂勤且勞矣而卒尠合聖人之道者不究夫讀書之要也由漢以還虛偽日張崎嶇其坦平雕繪其完素紛綸授藉各是其是學者莫知適從而聖人之道益昧昧矣炎宋既興斯文之運漸復濂洛諸子出聖人之道乃明然程氏甫沒而門人已有駸駸於老佛者況無大賢為之依歸而守陳編窺斷簡者

耶暨夫薇國文公集大成而纘承丕緒決澄流導深源幽通滯達濂洛之道始大行於時迄今而愈盛今之學者讀其書而議論言說或戾於道者幾希不戾於道宜今之士可幾於三代而終有愧於漢何也葢濂洛薇國之言聖人之心也其行聖人之道也襲其言不心其心談其道而不行其行欲無愧於古人得乎乃知聖人之道雖不外乎書而非徒誦習之可得也雖然先正有言以傳解經經通舍傳味之既熟道在胸中并經亦舍之

矣嗚呼此其為讀書之要也與會稽唐君處敬力學而能文多識而好古以讀書題其講肄之所而丐予為記處敬既能讀聖人書求聖人道尚奚言哉顧朋友之義不可辭姑道所聞以塞其請

適軒記

適軒者高平范德譙與其賓友燕處之居也德譙敬謹退讓喜從儒先君子游聞人談說古今人物賢否興壊理亂是非得失之故聽之終日不厭治一堂以待賓客

頓設茶荈蔬食必懇盡其勤厚以故士君子不靳友之及其友浸博日之來者多周旋不容於一室乃再徙之始購得隣家隙地度為園屋其中六楹旁為翼舍而軒其前令高敞明達植梧竹雜樹映蔚庭戸蕭爽心目至者咸悠然忘去徳譙甚樂之來告曰某之接奉諸君杖屨則是居也某日以處諸君日以萃焉可無名乎予問之處若萃也何如曰諸君之萃講學以相資某之處竊私其誨導之益則亦各得其適也予曰若然以適名足

矣遂名之復求文為記為之言曰凡人有所好則必有所適然而聲色之娛逸遊之樂適者恒多焉其次學問切劘為悅者非生徒之美弗能也德謙乃知舍彼而取是亦賢已哉今夫人有樂於娛戲有樂於服田者方其適意時固亦無所辨及秋之至也娛戲者卒無所獲服田將不有得乎德謙既能適於是使終始不變秋之得益必有望矣故為之記而復勉之

先硯堂記

吳東南之大邑曰嘉定武林王君彝之居在焉其居有堂基構崇厚尊嚴固安題曰先硯之堂蓋居其先世之遺硯於其中也彝以書來吳道其所以名堂之義屬為文記之按書彝之先本陳姓曾高而上世以文儒為宋官至祖吳山翁入國朝為江浙稅課提舉襟度超邁嗜酒不羈垂五十始生子某是為彝之考東軒先生也東軒生二年而母亡四年而提舉君歿孤煢無依歸育於外氏年浸長資性明悟外氏欲子之稍秘其姓以是勦

知其為陳氏子也及其學修行優德業聞著郡使者薦其才於宰相署為儒學官皆誤姓之以外氏之姓堂帖既下而甫克知固辭弗許因屢自辨之未獲釐正遂至於今焉初東軒君之就學也得家所遺之舊硯用之至夫學業底成歷官南北恒以之自隨厚藉深函保愛彌至後病亟指以示彝曰吾即死他無與汝言第姓之未復吾遺恨也陳氏故物惟此硯在汝能見是而思我陳宗必復矣勉諸彝泣而受并書遺訓而識之蓋將候其

衰服既除陳詞上論以求反正焉先硯名堂所以示承先訓而不敢忘也其書又曰吾家不幸中微先君子幼失怙恃然能閤闢自立思奮其身以紹祖宗之緒其亦難矣而彝則生長燕安早受家庭之訓洎乎從師交友所須無不備焉視先君之樹立艱難為幸則既多矣惟以才質庸下學行荒迂竟未能有為以完先業此日夜所以疚心也況遺誨諄諄曉然在耳倘不克承荷以遺先君之羞其罪可勝負哉今兹堂既構奉其遺言遺器

合匱而藏之侯陳宗既復則啟匱陳器敬誦遺言以復先君之命是彝之顧敢請記之以為朝夕之勉焉嗚呼若君者可謂能繼其先志者矣蓋自先王之政不修而古之宗法廢宗法廢故譜牒不明而姓氏無紀於是冒姓易姓賜姓及譌聲之姓出矣其間能致其根本之思而自歸於宗者無幾也茲觀東軒父子之所為其不有異於人哉且夫一硯之微而君以遺言為重嚴奉之如此則其於宗祀之係將不益盡其心乎有以知陳宗之

復振必在於是庸書而記之

吴松漁舍記

吴松江名其源出自天目東北入於海其曲有姚城者地藉松陵浘滸數千頃平波滂流煙濤風漪朝霞澄而夕景霽雲月蕩而魚鳥嬉景象日百變加有秔稌桑苧之饒萑葦蒲荷菰芡菱蓮之利而又遠攬玉峰近挹白羊穹窿横山洞庭諸秀爽盇佳境也吴蔡彦祥之漁舍在焉舍間林園翳水竹衡門茅宇通敞清邃琴尊在前

圖史左右是幽人隱者之居也而題曰漁人多昧其旨予未識彥祥時固聞之已洎識而稔之始知彥祥嘗一出矣田瞻庭幃皎爾垂素於是惕然謝事歸養親焉夫養親甘鮮滫瀡其具也吳松澤國鮮食之美所聚彥祥寧憚於漁哉使其居山吾知其不憚獵矣且今操網罟持釣具入烟水以趁魚者豈必題其居題其居士而漁者也人奚訝哉抑又聞古有獵於書者矣彥祥好學而勤簡編在几又安知其不漁於書耶漁於書以求其理

漁於水以求其物求其物所以養其親求其理所以顯其親其彥祥之志也哉志也如是知養親之道者矣予方嘉之而求予為記遂為之書

佩韋齋記

蒙城髙君隅仲隱居虞山之陽力學自修常結韋以為佩因題其齋居曰佩韋間請於余屬文為之記余曰韋既佩矣復題其室而又欲記之何也曰其之居是也俯可以見所佩仰可以見所題庶幾乎知勉焉復得君之

文以朂之朝誦暮維則益不敢婾惰矣此其之顧幸無致拒也余曰所為佩韋者非慕古人之自儆者與曰然曰古之佩韋者二人焉曰西門君曰范史雲也兹將誰慕者夫西門之為人性剛以急故取韋之柔緩以自儆焉而史雲則亦效西門耳隅仲之欲自儆亦因二人乎余嘗觀西門之沉巫治渠雖皆出於剛決而詞氣雍和不威不厲亦可見韋之有助也然而能使民不敢欺則又非柔緩之所致也於以知其雖假韋以矯性之偏而

能自適其宜不至於過不謂善于取物以自儆者乎若史雲者雖云佩韋而猶亟隘亢厲詭激終身未嘗變焉於韋果何得哉是則同於佩韋而不同於所得也以隅仲之開敏通明自治不怠其所慕也必在西門而不在史雲矣雖然抑又有説焉夫剛則必急柔則必緩勢之固然也急則易以敗緩則易以弛又不能無偏失焉故琴瑟之張也過急則絶過緩則不成聲車馬之行也過急則顛覆過緩則不前緩急之間固當有道矣佩韋者

可不知是乎西門氏則能知而能行也已史雲能知不能行也隅仲既學西門烏得而不知是哉知是已烏得而不能行哉既能知又能行固隅仲之所自勵而亦余之望於隅仲者也其謂何如曰君之言其之志也非君之教之其將何以正之哉請書之余曰諾遂書以為記

筮室記

事有常而有變語其常可因其已然以推其當然語其變則不可以其當然而計其必然也事既不可固執其

常又不可逆虞其變然則未至之事果皆不可以前知而思深憂遠者終不得解其惑矣此聖人所以慮天下後世而筮之法所由設也卜筮之書曰易而已夫易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不專於筮也至其決嫌疑定猶豫以開物成務非易孰能與於此哉由是言之易固不專於筮而筮非易莫以也然而包犧之畫易之象也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賛易之辭也是皆已成之卦一定之書所謂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者也若夫臨事以求一卦之象於羣卦之中觀三極之變於六爻之内以定吉凶據吉凶以決事則必假蓍以問焉傳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神物也以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然則易必待蓍而後吉凶以告非蓍固不可以問易也蓍其烏可少焉哉太山羊君㚟務學好修精于筮以占之擲錢求卦非聖人之意迺求聚蓍以古法揲之其將筮也齋戒沐浴以命蓍既筮已虛

心端意以觀象故其吉凶之衍有奇耦焉居處一室虛明安靜名曰筮室間請屬文以為記於戲羊君之於筮可謂精矣惟古法是師而不流乎習俗宜其占之驗也顧惟筮之功大而易之理微余何足以知之而敢言之矧其妙又有不容言者將何以說哉雖然亦有以復於君矣夫易之為書聖人立筮以為教其言嚮吉背凶皆踐履進修之道也學易者可徒視之占決而不以反諸身乎管輅郭璞謂有得於占矣于易果何與哉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此作易之極功能體之則幾於易矣以君之師古好修不可不知是也能知是則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又嘗與之論焉是為記

滄浪軒記

句吴吕君志學和厚詳雅務學而多文所與遊皆名人勝士締余交則友愛尤至者也間來告余曰吾友有吕彦貞長洲人也年芳茂而謹諄諄力學士大夫嘉言善議聽之未嘗倦葢有志於學者也家處一室旁列圖史

開軒臨水疏達高亮題曰滄浪慕君之文已久無與為介玆託某以請幸為之記焉傳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余雖不識彦貞然徵諸吕君則可以知其人文固不能辭矣昔者仲尼聞滄浪之歌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彦貞以是名軒豈欲因自取之義以自儆且自勵乎均水也或以濯纓或以濯足均人也或致尊嚴或致欺侮豈偶然之故哉名宗右族昌盛之時顯貴光榮希或與抗而為之子孫者摧謝彫落流於猥下不得與中

人齊是烏可諉之盛衰之數亦其自取然也至若家人編戶迺有奮發振厲不溺其習修飾其言行鐫切其問學拔出乎庸常之流而置身於尊高之地者非其自取與然推是兩端可以知其名軒之意不苟矣彦貞其誠有見于是乎有見于是吾將見其學也如川之增矣

可竹居記

吳有道人姓徐曰子庠年老矣精明強健業醫以自養居市門東畀垣委巷而室屋翛然循垣四周篁竹森植

長梢茂葉拂戶牖而鳴清風搖堦除而散跡月煙霞來棲埃𡑸罔至所謂城府之林墟區中之物外也余見而歎曰信乎蘇子言不可居無竹是居其可竹哉道人聞之恍若悟解即以可竹題其居來謁文為記余謂道人隱者也又嘗為醫者也竹何事哉雖然吾知之矣葢醫之為術治人之疾者欲治人之疾先淨已之心已之心淨則疾之來譬物之當鑑莫能自匿然後治之功可濟也今道人之居是無囂雜之煩有蕭閒之適外境已先

淨矣外既淨內其可不淨乎宜其起人之疾若灰之滌垢無留難也然所以去囂雜而致蕭閒者則又在於竹其果無助也哉有竹焉記之宜也道人之欲文誠以是夫言未既作而謝曰是實某之志先生發之而愈明請得以朝夕諷詠焉余嘉其志遂書之

清安堂記

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咸以勤慎敦愿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

饒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飾之他無所嗜惟蓄經書子史古圖譜法書名翰之蹟樓而庋之籤軸彙列暇則左右閱視喜溢眉宇間曰此吾所以為子孫者乎此吾所以自樂者乎聞者莫不嘉歎所居之堂庭戶靜深棟宇宏邃晨光可辨几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謂禮法之家益將求夫庶幾焉堂之題間炳然有書曰清安之堂以締交于余也甞揖予西階以升指其題以謂予曰

是書也示諸子孫而已非欲以自命也儒先大夫不遺而見教者多矣幸予日相親與宜見知為尤深願得文以記焉予不能辭也葢亦觀其家政矣外嚴敬而通融內懽愉而肅穆齒尊者不躭於滋味以極口腹之嗜年富者不惑於聲色而湛綺紈之習其欲則既淡矣欲淡故神清神清故氣和而體安氣和體安故動静語默之間益可為子孫之法矣則清安也誠豈達卿一身之謂哉每子孫之定省也恒謂之曰吾之與若得優游於堂

守之下從容於閭里之間無手足之勞衣食之慮者祖宗之休澤也可不思所以答夫祖宗者乎答焉無他使祖宗之業益昌而弗替焉耳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苟得聞賢人君子之言且服焉而不自惰況年之盛者顧不日親夫明師良友以成其學耶益昌祖宗之業吾今有所望矣子孫咸俯首受教退則偘偘各存其自修之心焉於戲學之一言其清安之基本乎夫學所以明理以自治也理既明斯欲愈淡欲愈淡斯神愈清神愈清

斯氣愈和而體愈安氣愈和體愈安斯學愈進學愈進斯有以遺其後人則清安也豈特示令之子孫令之子孫將各示其子孫矣清安之肖承承而來曷可量也祖宗之業不由兹而益致其昌大已乎則清安也後將有以名其鄉者矣是為記

心遠堂記

予嘗觀夫君子之澤矣其出之者深斯其流之者遠也後人能承其先世之澤而益為先世之為則其澤也愈

遠而無窮矣昔人之基也而我堂焉昔人之菑也而我播焉則必致夫構之成而穫之實不惟使先業之無替將益加之光美焉則其為子孫也誠克盡纉承之道者哉若松陵張氏其亦庶幾於此矣松陵吳屬邑也其地有儒林瀕太湖之隩張氏之居實在焉張氏肯素饒宗族亦盛先數十年時有以翰墨著稱者為心遠翁心遠字清夫蹤達明秀與游多中朝巨卿湖海知名士嘗受書法於吴興趙公已造其堂嚌其胾矣方被薦北上除

貳山東之魚臺忽有歸與之賦時人高之鄧匪石虞邵菴咸著文以為餞翁既歸優游鄉里以文墨自娛題其堂之顔曰心遠人因以為號焉今觀其所自賦與姚江村黄文獻諸公所為賦心遠堂諸詩亦足以想其風度矣心遠之孫有名琦者端厚有為不事紈綺乃闢其故居而擴大之仍新夫心遠之顔以示不忘先德也間因予友信菴簡以告予以謂自有茲堂以來大夫士為之詩歌者多矣而未有記之者也兾得一言用垂永久故

不揆以請焉余不云乎克盡纘承之道者乎張氏葢琦其人也琦之聲聞亦稔矣及是舉也葢以充所聞之有考也且夫前人之造其基業而為永久之圖者固有望於子孫之賢也然子孫之能修其世業而不孤其所望幾何人哉非夫先世之德積之厚出之深而流之遠則其澤也有時而既矣由是言之則張氏之先積德之厚為何如耶余所以不辭而為之書俾傳之子孫將益光其先業以致無窮之澤也哉

常春閣記

青陽之發育固一歲之端和氣之冲融乃四時之貫蓋和氣為春之本而春又時之本和氣之貫乎四時是春之行乎四時也夫溫熱涼寒時之敷施有節生長收藏時之功用無窮自其有節者觀之見迭運之恒殊自其無窮者觀之知貫通之惟一一者非他和氣而已和氣之所在春之所在也四時常和即四時常春矣四時常春此功用之所以無窮而處身之所以當效也與昊興

況由規予友也其所以自處吾知之矣何自而知之自其名閣以常春而知之葢閣也其退休之所也知名退休之所以常春斯知以和自處矣知以和自處則親親之節豈外是哉然而一歲之中既有温熱凉寒之節一日之中又有旦晝夕夜之節夫節所以適其和也有其節斯能致其和焉由規欲何以親其親哉吾意其仰承顏色則思其旨甘之奉燠寒之問疾痛痒痾抑搔之節焉其退休於閣也則思其飲食之宜起居之謹賓敬椭

循雍睦慈惠之節焉跡茲以往益將無所不節無所不節斯無所不和矣噫是其名閣之志也與閣之得名既久祈予記之亦久矣顧未能如其請也茲始諗之茲說焉由規作而曰斯言也誠某之志也請書以為記

春草堂記

春為四令始三令皆所以終春之氣不有其始則無以為終是春之氣亦大且博矣凡物一受春之氣以生而草則其易生者草之生也一旦𢿱原隰信宿窮蒼莽其

非尤易生者乎以易生之物而受博大之氣天地間無隙壤矣然春生物不自德而受其生者則德之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春者父母之生氣受其氣則當知其所自出一草之微猶然而非草之微者其謂何哉人於天地間猶草之盈壤地也草盈壤地猶不忘其所本況人靈於兩間顧可忘其本乎天地者吾祖之所本吾祖者吾親之所本而吾親吾之所本也吾之所本報之宜如何耶即其能為而為之不遺其餘得為而為之不至

於過亦足謂報之與古人所以興寸草之心難報三春之歎也嗚乎昊天罔極終能遂其報哉雖然盡其道以自治存其心而不懈亦孝子之善處矣溫陵陳彥廉氏題其奉親之堂曰春草徵余記其義也書以貽之

靜者居記

張君來儀之入吳也予得內交焉見其沉厚沖默心甚敬之洎詢其鄉則九江著姓世以儒素相承其來有自矣君既壯去鄉泝江踰浙受易于山陰尹夏君仲善甫

曁卒業四方兵起道梗不得歸因僑于武林之東里閉門謝客以學自勵大夫士希得見之或曰是靜者不可溷也君聞之喜遂以靜者居題其室及來吳屬予為記曰使吾得勉焉以無負名吾者噫君之志善矣哉顧予庸陋何足以言之雖然顧交於君而不獲者有矣予顧得執筆以奉之詎非幸也其亦敢終拒乎竊以聞於先哲者復焉蓋凡人之性雖有靜躁之殊而其同得於天者則本靜也以氣閒於有生之初欲徹於既生之後其

本静者始汨焉君子之為學將以擴其物欲之蔽正其氣禀之偏而反乎其本静也故學焉而有成則恒在乎静有非躁者可得而同矣昔者孔門之子張已有聖人之一體惟其過高務外難與並為仁況其下者乎以子張之量高志強固不至於躁較夫深潛純粹終日如愚者則有間矣此聖學之傳所以于是而不于彼也故程伯子云惟静者可以為學叔子亦每見學者能静坐輒嘉歎之周元公則曰學之要一而已一者無欲也又曰

無欲故靜雖其意各有在然惟性靜然後能靜坐能靜坐然後能存養擴充由寡欲以進于無欲也無欲故靜則其靜也大矣嗚呼此大賢之事予烏足以知之而敢言之耶然而自衆人學以至於聖人則亦不外乎是矣今以君之生質之美而復加之以操行之高問學之篤如此譬猶駕良駟而騖通衢亦何所不至尚奚負其人之足慮哉若夫動靜本原之理具于大易之書君日講之必詳矣又不待予之勦說也是為記

蜀山書舍記

吾郡徐君幼文為人清介有氣節立志高遠博學多聞見喜為文詞古詩歌以自適年甫壯遭時多虞不克施其志乃避地於吴興之蜀山立屋以讀書焉屋成徵予文為記未果為也歲乙巳春君來吴復以記請至秋又請焉余謂之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不書也不足以書也今夫為學必有講肄之居人事之常耳君以讀書而立屋焉非常事乎而汲汲欲記之亦有説與豈是居

也有搆締之精刻琢之美丹雘之藻麗足以記之與則務外而遺中絢華而棄實於學益有損焉不可也豈以山之高可以資覽觀溪之深可以事游泳泉石之奇秀可以供勝賞之樂為足記與則未合乎藏修游息之義而先致夫玩物喪志之失焉不可也而君欲何記哉君曰皆非也惟僕以不敏之資以荒于學恒有歲不我與之懼今幸得温其舊習於閑静之所故欲識其歲月于壁得朝視其所識而自省曰居于是幾何日矣學其有

加于初乎夕視其所識而自省曰居于是幾何月矣繹其有加于初乎不敢望日有進而望月有進焉不敢望月有進而望時異而歲不同焉則僕之願也子何不成吾之願乎余聞之瞿然而謝曰斯過矣交於君而不能知君之志有是哉子之陋者尚足為之記乎雖然君之命亦不敢終拒也遂記之曰徐氏蜀山書舍其建也始于至正二十有四年歲甲辰秋九月某日其成也距始建之日後幾十有日焉入而居之則又後于成之日幾

日而當某月某日也

石林書舍圖記

吳城西多山其名師者於城為最近望之其形若獅然故名其山多石而少壤草木皆堅瘦踈碎其挺然以脩蔚然而林者皆在乎山之麓而麓之陽則石林書舍在焉書舍者同郡周伯常之居也伯常居於是耕鑿桑麻以養其親讀書為學以娛其志宗族既以言其孝友既以稱其良而里閭鄉黨亦有善人之舉焉親既歿居

以兵燬遂攜家比南僑于濠郡而其晝而思寐而夢未甞不在乎師山之麓焉曰吾親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吾之鄉猶在望也吾曷時而歸吾鄉耶其友有聞而悲者爲之繪其故居之狀爲圖以貽之於是伯常朝而向夕而面不是圖之或離也曰吾未能歸吾鄉覩此可以少紓吾思矣因託其友羅可道求爲是圖之記嗚呼繪畫不足記也然人子之心孰無之故鄉之念孰忘之予雖獲朝夕奉承乎膝下之歡踪跡不出乎鄉井之外然豈

可以吾之幸而還不卹人之不幸也則是文也雖欲辭不可得而辭矣為之言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知所本也本者何父母之謂也記曰入里必式非式乎其里也父母之等夷所在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敬乎桑梓也父母之鄉也父母之等夷所在必式之父母之鄉之産必敬之況於父母之居乎今伯常親歿之後既懷永慕之戚況親舍復毀得不重其戚與則其寤寐不離乎師山之麓者誰不宜哉若伯常可謂知所

本矣且夫人之於交友也樂為之樂憂為之憂庶得交友之道焉今繪圖以貽之者既欲紓其憂而求文以記是圖者亦以慰其憂則二人者可謂知夫交友之道矣伯常既能知所本二人者又能知交友之道是皆有典常之係焉予可已于言乎伯常也觀是圖而誦予言可無槩之繪畫所視為文辭也已是為記

處菴記

古陳姚君家吳城中闢燕居之室靜深隱奥題於顏曰

處菴嘗坐予而指其題曰將以自警也願得一言使朝夕誦之幸也敢望已乎客有輾然于坐曰夫名然而實不然非也實然而名不然亦非也以君之才方將奮厲磨淬激昂軒揚出而為世用史而士士而大夫發其緼以行其志使上有所裨下有所惠也命以處焉其名之然耶果實之然耶或曰不然也世固有迹處而心出者謂之處可乎迹出而心處者謂之處不可乎因其迹以質其名究其外以遺其内矣予曰噫名實之論得矣内

外之説蹝矣然皆不明其題之之義也夫世之事萬變而無窮日往而弗息以無窮之變而弗息之求則將何以得之哉要在處之而已矣然求而弗息固無不應之道變雖無窮而有一定之理以一定之理而處無窮之變無不得者也今君好學慕義周謹詳密懼有茍焉之失故自命以處焉則處者審擇慎處之謂豈隱顯之謂哉君來朝視其題曰處乎夕視其題曰處乎是能服如之何如之何之訓者矣言未既君作曰潛有心而子度

之至矣請書遂為處菴記潛君名字處道云

來德堂記

東吳李君士明嗜學修行尤精於炎帝軒轅岐伯之言起人癃疾聲聞著揚大夫君子咸敬禮之君之所處琴瑟是陳圖史在列題曰來德之堂以予友之深也徵為之記辭有弗可因究其故焉葢君之為醫授受於莊先生子正先生吳興人早孤而貧克自力於學通其經連試有司連屈落魄江淮間無所遇乃更事醫醫之道殊

振以來德名其寢有子多病指謂君曰是兒非壽器吾後不知所托如至不幸實有望于子君敬諾焉先生沒果無後君既畢心喪圖像奉之家歲時脩禮唯謹玆以其名堂者亦以示不忘也嗚呼吾於是有所感矣自世教衰風移而俗下相師之道不篤昌黎猶未知籍湜輩能不叛去否程氏門人淫于佛老者有之今君於先生受醫業耳顧懇懇若是其所謂君子者乎然古有感人之德而以其姓名其子者矣有慕人之賢而以其名名

已者矣況師弟子間耶則君之名堂亦宜矣雖然寧獨是哉夫德者吾之所得於天者也惟不能操而存之故有已焉失之者茍一旦反求諸已則其德復為我有不待求之而自無不在此庸人聖哲之所以分而學者所當盡力者也今君能因名堂之義而益加反身之功則君也吾見其不獨擅聲於醫矣是為記

三事記

余平居暇日喜聞四方士大夫談說湖海間舊事然奇

跡異狀多莫能記惟三事雖非奇偉然可為學者勸戒故著以記之初聞祝寧事祝寧者濮陽鄄城少年也多力喜擊鬬自為兒與里中兒戲相格一里多畏下之年二十為母家報仇殺人亡命走潁川潁川富人談公子故與寧善寧主之有繆鐵者本鍛工以善槊聞齊楚來潁川川豪爭辟舍舍鐵寧慕鐵久將就之學會公子亦迎鐵師之擇日具禮再拜跽請曰願為弟子幸賜敎鐵不為動直曰諾寧見默曰乃爾屈耶欲無學然不忍舍

又憚屈乃竊其教公子用槊時識其步趨進退刺伐之度私習之稍久自謂術已至欲當公子詰朝謂公子曰吾在鄉有槊名子今事槊可共角乎公子已盡知其情狀不欲言弗許寧請堅甚公子不得已起與角因自計盡用吾術必殺之不忍也乃留其術不出槊甫一再交佯不勝罷寧以為已實勝即大喜自任槊矣汝盜起潁川募兵擊之寧捬槊曰有所售也公子知其術未善固止之寧奮曰吾槊此不用用何時耶遂應募直撓賊為

賊刺心死後聞曼仍事曼仍者宛陵革履工也仍少時父使學製革履革履師性急仍曹鈍動不能知師意指被斥者數矣仍意愈下終不去師後更憐之竟教仍成技焉仍技既成製履務精好然家在杜厠巷中巷委陋人鮮知仍以故履不恒售或謂之通途可售耳仍曰不然意吾履未精無他也乃益擇善材愈精製之躡仍履者覺堅好倍他履不易敝浸以相傳曼仍履遂大售家致饒裕仍死子繼業之遭亂乃絶後聞堵郎事堵郎者

豫章人其父大賈也堵郎生四月父出賈年十七未識父獨與母居家貧母死無以自活為人傭不任傭作亡去依父故所使收奴奴業為馬醫教郎馬醫術郎自恨窮苦甚勤厲學可成父迺郎即自棄馬醫歸父使就奴卒業郎曰幸大人歸非乏財也猶事乎妮妮技乎竟不學頃之父死用浮屠燃燈因火家盡燔即復困厄里人為歎曰使不廢馬醫豈憂衣食哉郎聞亦自悔後轉徙不知所之時有徐娩亦豫章人徐翁女也徐翁家貲巨

萬無子獨有娩脩組織事日不輟家人曰豈少若物乃自苦耶娩曰固當習耳且富可保乎後家果廢娩夫死不更嫁遂以女紅自養終身鄉人至今道其事嗚呼是端可以勸戒矣視寧恥再拜之屈不求其術之要致殞其身世之學不務師友更自用以昧于事者其害豈異寧哉而學不患其質不美患志媮耳志既堅無自足意鮮不成者於曼仍事可見已堵郎勤始棄終知顧不如一女子良足歎也今夫學者乃或自廢視堵郎其少儆

哉

江村遠意樓記

吳長洲之周莊有高年焉曰陳和之登七袠矣神清體強耳聰目明視年之相若者敻然不侔也蓋其動容舒徐不局局於所必爲汲汲於所必得遇事之來泰然以處未嘗窮究而留滯此其壽考之繇也家有一樓余嘗登焉可以徙倚而敖嬉可以眺遐而矚遠可以寫幽懷散煩鬱而未有名也爲題之曰江山遠意容有見之者

曰遠意之旨果安在哉亶因其前挹羣山後瞰長泖左秀水而右郡郭耶其將覽天表之遊雲極目中之飛羽延朝光而入戶留明月以當楹耶不然則以其汀煙浦雨沙蕟水實沿秋遡景舉席而揚舲者一望無際焉耳遠意之旨果在是乎余曰然子之所陳誠遠矣然其遠也目及之遠而已獨不聞夫源之深者其流長本之固者其枝盛積之厚者其胥蕃乎今和之之子也皆挺然有為孫也皆森然成立而能以耆耇之年享其安養非

有所積能如是乎古人以有子為萬事足況有孫乎況有曾孫乎況由玆以往承承而續繼繼而蕃乎此其遠也始為遠矣豈目前之謂在外之景乎哉題之旨攸在客方媿謝和之喜予言善遂書記之

靜一齋記

居可欲之地見可欲之事而不為可欲所誘當華盛之年有華盛之資而不為華盛所溺者此其人亦可尚矣大可欲之與華盛人之易得而誘易得而溺者而乃莫

之誘莫之溺也非其生質之美學習之正能之乎然質美矣必美而沉厚學正矣必正而專精斯其為可尚已葢非沉厚則易以動也非專精則易以貳也易以動易以貳又烏能保其終無誘溺之患哉此有沉厚之姿而能致專精之學者所以為可尚也東甌花用端湘隂湯時中之友時中嘗與之來見詢之貴家子也侍其親宦番禺居之葢久矣番禺古南粵之地其人與物美麗而繁富乃其俗然其可欲之與華盛何如也而用端以英

妙之年挾貴遊之資在他人固已忘其誘溺矣用端則恂恂敬飭自奉若儒素顧乃從士君子考德問業焉豈余所謂質之美學之正者乎不然何為而異其倫也一日來告曰某在番禺時儒先長者不遺愚陋者有矣今茲違萬里來遊吳幸慊平生之願又獲承下風於君子良自慶已家居有齋題曰静一茍得一言教之使有以佩服焉非至幸乎然不敢望也噫用端誠所謂性姿沉厚而志學之專精者乎則予不可靳於言矣因謂之曰

夫靜萬事萬物之本根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靜為學葢以復其性也可不思所以靜乎能靜則心湛然而純一心湛然而純一則事物之來應之各循夫天理而性可復矣是靜一之義也此用端之所嘗聞而以之名齋者乎用端姿沉厚若是學專而精則益進若是名齋之義可謂無負矣雖然嘗聞之矣靜之與動猶本與末非兩事也言夫靜如明鑑止水可也槁木死灰不可也欲如明鑑止水亦有其道乎曰敬而已敬貫乎

動靜存養省察在其中則靜一之功舍是將何求乎今欲無負於名齋之義其必勿遺夫敬哉用端作而曰至哉論也幸得聞之請記之以佩服焉

雪坡記

雪坡者吴長洲韓高士可立之號也可立通有熊老氏鄭列蒙莊之書究明其學著聲殊籍甚其所知皆縉紳大夫湖海勝流與遊方之外之名德也予友李玄脩乃其同邑同道而同志者來告予曰可立以雪坡自號儒

先君子多畀之詞章請一言記之誠嘉寵也敢靳少注意焉予嘗聞之欲知人而信于已不若信于人蓋已之得之者少人之得之者多也每得之湖海之知可立者詳其為人寛厚而高亮胸中灑然纎芥莫之留滯也因以質玄脩玄脩曰是誠然然則自處甚高而煦煦然者令人可近自治甚潔而藹藹然者無靳于人此又吾可立也予然後知若人之為有以稱其雪坡之號矣夫雪之為物當玄隂之時而自潔其皦皦之質若不可犯矣

然與陽和俱化有潤澤之益焉坡之為物由畀而寖崇無斗焉絶物之意故其土溫厚有產物之饒焉當雪之委于坡而坡之承夫雪陽和既闓則其潤澤而產生者蔚然矣今可立自處者高而令人可近自治者潔而無斬於人是其學之誨其徒德之薰其友猶所謂霑夫天澤之益而資夫陸産之饒者必多宜乎縉紳士夫名人勝流咸與之遊喜談樂道之也此予謂可立之為有以稱其雪坡之號也與夫人之道夫可立者如此𤣥脩之

請又加勤焉予獨得已于言乎因攄予所聞以為之記

筠谷鄭氏墓祠記

衢之開化曰金溪有山曰奎婁峰其下曰筠谷故儒宦家鄭氏居焉谷口則學録公之墓也其子瓛等即墓立祠以奉公之神孫團筮仕以使事抵吳告予以其先世之故請書誌之按學録公諱鈞字汝一世衢人祖明夫宋咸淳癸酉進士父師吉元嶽州儒學正即筠谷府君也筠谷君早孤育於季父介夫典教江陰故公以延祐

丙辰生江陰之定山天質既美滋力于學受經于白雲許先生之門人應至正甲申鄉試以貳榜任本郡儒學錄人皆崇之尋退居筠谷下聚教族人子弟鄭以儒業著稱者率其弟子也大明洪武戊申公年五十七九月庚寅以疾卒娶葉氏前翰林學士天麟之孫雖生貴戚而儉勤謙抑宗黨是則先公一年生後公五年歿子三長即職次瑄次玒俱克家孫五長即團次圝圍圓囷卜地得吉會玉砂金泉之秀以九年臘月朏合葬焉實今

墓也墓既盡其卲封之禮祠又廣其嚴奉之敬知其後之益昌於是而徵焉於乎予復有他徵矣觀典教翁一綱二十日之書撫卷輙為之太息當是時廷臣豈無任言責者而乃固本根正綱紀披肝瀝膽剴切懇至顧非踈遠之臣弗得聞耶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慷慨想望傾慕之無已也然翁位不滿德僅宰百里而終筠谷嘗少施而未竟其才學錄公嘉惠後學至賢良宜有發舒矣而志不在於華耀好還之道果何如耶雖然其

理閭有在矣今團以英妙之年善於其職公廉勤慎通敏而端碓稱其為故家子孫也其進豈可量哉好還而益昌其後將不在於兹乎則予之所徵葢有不誣者矣因其請併予之有徵者書焉

半軒集卷三

半軒集卷四

明 王行 撰

記

彝齋記

吴長洲沈伯凝氏好學而勤於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書之跡以至於圖畫象物珍異之玩一見輙能别識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間號稱好古博雅者無不歎其知鑒家治一室左琴右書燕几在席題曰

彛齋於其奉親教子之餘是休是處閒嘗求予發夫義未有以復之也既而詢之曰所謂彛者與生俱生性所固有之常不增於聖人不虧於常人者也復何言耶且觀子之處家矣於親欲以盡其孝於弟欲以致其友於子欲以嚴其訓於外以和於内以肅固有之常兹見諸天倫已而又書其題焉則有言無所加無言無所損欲何言也耶伯凝曰然聞諸先生長者中人之資理易昏而欲易熾理易昏而欲既熾所固有者泯矣況下質乎

故書於題朝夕瞻焉以自省而求夫固有之存願得語其要也噫伯凝誠可謂好學者矣好學而需言予可靳乎先哲有遺訓矣欲存其固有之常莫先於格致之功格致所以明夫事物之理也伯凝既多知嚮已推而廣之復何難哉夫格致以明其理然後力行以踐焉固有之常其不在乎彛也今既見其書於題將復見其有諸身矣伯凝作而曰教也如是敢不勉諸請書為齋之記

洪武十四年冬仲吉

南村記

石湖之南有綺川焉圖經所載也今跡其地葢所謂莫舍者巳村之聚三數百家前瞰具區後倚郡郭吳淞徑其左横山峙其右亦勝處也予友張季璉之居在焉季璉開敏有才具倚事談賞意度豁如學問既勤而文辭尤所嗜好自締予交見其日進而不巳也甞謂予曰靖節移居有云欲居南村非卜其宅樂與素心之人賞奇文析疑義耳言契於心地復相似今以南村自命矣子

因笑曰家林去子之居裁一望雖不足自謂素心而文義則嘗從事矣來往無艱數與晨夕其可乎季璉聞之大喜是以不見未嘗不思見之未嘗不傾寫也他日至其居揭所謂陶菴之下有石屏樹其側高可踰丈上刻八分書南村二大字字體類陳文惠公惟古勁過之下復小字書陶詩移居章首語石已多皴瘃非近時物也予甚異之季璉曰適得之耳因出其所記石隱文讀之事頗奇曲折見其記予然後乃知事固不容於偶然而

亦莫非偶然也惟其偶然而始見有不偶然者焉昔聞有名其齋而不能自處者後之處其齋者名適應之嗟夫名齋者豈虞後人之應之而應之者亦固無意於處其齋也季璉之得斯石偶然耳而當時之刻石者乃適為之役焉此偶然而不偶然者見也雖然司馬長卿多文士也乃慕藺相如而名其名先長卿時亦有名相如者則文非所長也其亦同長卿之慕耶北宫黝似子夏而名未必同子夏欽鄴皆字子夏其果似子夏乎今季

璉有契靖節之詩因以自號而刻斯石者其亦有此契耶是不可知也不可知不足論予則有所感焉綺川雖載於圖經而其名久不顯以無足為之表著者也今南村之名因李璉而已著後之事圖經者吾知其以南村明綺川矣李璉曰茍如子言願為記之以為後徵遂為記

佳聲樓記

凡聲皆足以動人而不能明動之之義聲而能明其義

其惟言乎今夫聲之大而遠者雷也能動人之敬畏而不能使知敬畏之理聲之微而切者蟲也能動人之悲思而不能使知悲思之故聲之啁雜以讙者鳥獸也能動人之愛惡而不能使知愛惡之情聲之和暢而舂容優柔而窅眇者風與竹樹遇也能動人之愉懌憂傷而不能使知愉懌憂傷之道也嘗聆於樂矣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八音之節葢繹繹然相續而不絕也及登歌也乃獨諦夫人聲焉以其辭之明而義之著也則

人聲也其動人之至者乎古之人曰家有讀書之聲便佳矣所謂書詩書易春秋禮樂聖人之言所載讀而味之因其言究其理明所以為人之道以善諸已以淑諸人者也夫人聲動人之至者聖人之言又人聲之至也則聞之者烏得不感發興起而歎其佳也哉長洲沈達卿予友也志於教孫其子伯凝也勤於教子從予遊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謂孫若子也結樓面陽窓明几淨講習之所於也朝而琅然夕而泠然高下抑揚詠歌諷誦

諸生之讀書也過之者莫不聳然駐聽曰佳哉聲乎子聞而歎曰甚矣聖人之言之感人也豈惟古人聞而佳之今人聞之者莫不佳之也於是以佳聲題其樓焉逵卿父子逦前曰諸生之幸也承教於明師斯樓之幸也獲題於君子教既明勉其學以無渝題之著成其名於不朽茍得一言可以兼之矣嗟夫教之矣有不勉其成乎題之矣有不期其遠乎此固予之志也遂書以記之洪武十五年冬九月吉記

題軒記

是與非公天下之論也而非非是是乃有未易公者焉亦在乎明夫理而已矣理既明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能惑吾之中而事有不可别者乎然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其事則是其理則非竊父而逃以避士師之論其事則非其理則是茍非學也烏能明夫是哉吳興沈生文矩資性通敏讀書賦詩蔓出流輩嘗從予遊每見其學日有進焉耳矣而處乎重慶之下熙熙怡怡家

居嚴密棟宇宏邃其講習之所題曰避軒來告曰生離講席日有荒落之懼願得一言以為朝夕之警焉於戲文矩其果志於學已乎夫避之為言是也茍求夫是則無不可為之事矣然事之未至也講學以明其理則事之至也雖不求是自無不是矣茍怠於學而理不素明則雖欲求是又烏能得夫是哉然則欲求事之是當先明夫理欲明夫理當益厲夫學也今文矩以是名軒朝夕視之思無負其義則學日益進理日益明處事日益

精而德業日益新矣雖然平地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豈假他人之力哉此予所望於文矩文矩亦當是予之言也夫

居易齋記

易古訓平夷也考之於經有與簡並言者矣有與樂並言者矣有與和並言有與直且諒並言者矣而子思子之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釋者謂易平地也居易者素位而行俟命者不顧乎外不顧乎外斯能素位而行素

位而行所以不願乎外也而必曰君子者非君子不能也然平易之地常情不能無怨焉惟怨乎平易之地故有用智以求勝任數以使物者役役焉日勞其生以為勝可得而卒莫之得以為物可動而卒莫之動以至於氣疲神瘠乃徒歎夫力之不及也噫豈力之及不及哉理有不可違耳能知理之不可違而夷然居平易之地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委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而弗之計弗之計所以恒優游有餘而迄為所謂君子者矣

沛國朱某父家姑胥之長洲有為以小篆法題其所居之齋曰居易來求文記之既為之敷其義而復告之曰齋居之題非徒為美觀記之之詞非徒以誦説要必體之于身也今某父齋顔之題如是必能書予之文揭諸壁間朝夕於焉以玩夫居易之義其將有所得矣有所得更當為攄其藴焉是為記

何氏園林記

吳城與杭相去適三驛宋都杭吳為近輔地衣冠舊家

多居之橫山公有別業在今閶邱坊內人喚為孟園思陵常書城市山林四字賜之可以想見當時之景象矣宋亡園廢釋某者得之構為僧舍謂之廣慈菴土木華盛矣洎吳內附菴盡毀為棄地者十五年而屬之何氏何氏會稽人居吳且三十載醫其世業也年開八袠學博而得其要術精而妙于用已疾無留艱者故雖字朝宗莫或輒字之惟稱可人翁焉翁既得是園積土為邱象越之曲山阿蓋其舊所居處也因即其名而名之曲

山山之左有礫阜曰玲瓏山山之麓有泉林有茶坡有梅花塢有杏林有藥區至於桃有蹊竹有逕涵月有池藏雲有谷而曲山之南則將築為丹室闢為桂庭庭外為松門門之外曲澗繞之石渠通焉園之雜植麗卉亦皆森蔚葱蒨紛敷而芳郁日以清勝予總為目之曰何氏園林大夫士之遊觀者咸謂變廢區為佳境翁亦勤矣多詩以賦之翁嘗與予步園中笑曰園之姓孟時固不意為僧居也僧居之盛安知為棄地地方棄又豈期

夫歸之吾而獲大夫士之歌詠哉既往者如是未來者不可知丹室有成足以安吾之暮景餘則非所計矣予聞而歎曰翁真達人也盛衰消息相尋於無窮君子固不較也然以孟之崇貴釋之殷富盛衰之理有不可違者矣今翁之治兹園雖多清勝而不求夫悉備不至於甚盛耶假之為歌詠之資以樂其天爾代謝曷從而致耶況醫多隂德嗣續有弗替豈孟之與釋所得而擬哉然則何氏園林吾將見其為永久之傳矣翁喜曰諭至

於斯可無記乎遂書以貽之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甲子

采菊亭記

萬物囿於氣化而不自知惟氣化何如而已矣故潛焉而莫之飛植焉而莫之動菌則晦朔之不足木或千齡而有餘是孰為之者哉謂有為之者不可謂無為之者亦不可謂無為之者不可果孰為之也耶亦氣化而已矣今夫百穀之實飽人之腹一也而有先種而後熟者

焉有後種而先熟者焉花卉之色悅人之目一也而有物生而即榮者焉有物成而始秀者焉物成而始秀惟菊焉耳葢榮於物生之時衆所同秀于物成之後其所獨物之獨也斯見其所守矣故君子有取焉古人有歎三徑之荒而吾松菊之存者夫菊卉類也乃得與歲寒之貞木並稱則夫其足取也可知矣毗陵華氏梁溪之盛族也變故以來不失舊家儀度而景莊氏乃以采菊題其所築之亭介來徵為記予因思之菊之為物在凬

霜摇落之時無美麗穠華之色而取之以名亭豈亦有其說乎葢夫菊也雖非穠麗而色則正矣況於風霜之時萬物揺落乃能粲焉而獨秀氣化使之然也夫氣化固無德色於物而物又烏可不德夫氣化也哉今華氏經世故變遷之餘能不失舊家儀度豈非氣化之然乎氣化固無德色於人而人則不可不德夫氣化也知德夫氣化之德則必視茲亭之匾覽茲亭之秀以益謹其守益正其色正其色而謹其守則既不倍夫氣化之德

又不孤夫名亭之義將與操歲寒之節者同見稱於君子矣噫其華氏之所以名亭者與他日質之景莊其必有以復我也

行素軒記

維揚李公弁居澄江之方橋有園池竹樹之勝以養親自娛樂方其少時嘗遨遊湖海間平夷險巇蓋多歷之矣已而知世之事無有能得所不當得者因感夫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題其所居之軒曰行素大夫士咸美其

安於分而稱道之間來遊吴介以造予謁文為之記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心也况復求予言耶素其位而行非子思之言見於戴記者乎子思謂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為所當為而不願乎其外故無入而不自得焉予嘗思之矣人之所患莫甚於有求所不當得之心懐求所不當得之心必無一時之不憂一事之可樂惟無慕乎外而安於其分則無一事之可憂無一時之不樂矣然至是也非夫力學之士葢有所不能焉今公弁以

壯盛之年聰敏而勤勵乃能歛其喜事好功之心退然自守猶恐或未至而以行素題於軒其好學之志何如哉且古之所謂善事親者莫善於不辱其身而不辱其身之要乃實在夫安其分焉茍或不安其分則譏議隨之而及其親矣豈事親之道也哉今公弁存好學之心以事親為樂吾知其奉其親之色而必味其軒之題味其軒之題所以奉其親之色以贍以思安分之心將不愈加謹乎安分之心愈謹則公弁也既得夫事親之樂

而又益致其親之樂矣是為記洪武戊辰三月朔旦

屋舟圖記

吴陸振文氏居郡城中而别業在長洲之沙湖架屋渚間半出水上開户望遠若推蓬然因題之曰屋舟及司倉鳳陽日想其處乃俾畫人寫其境象朝夕對之以自慰焉丁家艱歸出以示予徵為之記予與振文同郡也復有斯文之好欲辭得乎夫惟以官為家而罷無所歸此中世之大夫非盛時之君子也有可耕之田則不復

自致於顯此庸人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必也處鄉里之安而不憚於仕之遠仕於遠而不忘鄉里之思庶不惑於庸人之言而可以學為君子矣振文家素饒雖更變遷未至有衣食累而乃不遠千里勤于公事可謂不惑於庸人之論矣然屑屑焉不能鄉井之忘至寫為圖以慰其朝夕之念則其為君子之學者又可見矣且至通而無滯莫如水盡水之用莫如舟舟水相遭無不濟者譬諸人焉水時也舟才也才與時遇道斯行矣今振文

才既脩學既厲又值其時焉是鉅舶泛乎江河直前而無關其致遠大之用而成遠大之業也不難矣是為記

怡齋記

顧季友氏性情平夷無過計曲慮事有不若意輒以理排遣去之終不留中致戚戚故人見其懽忻愉懌之時多恚懟伊欝之時少也家吴山之麓齋居洒然交友日集有以題徵予者為書之曰怡友反詰之曰齋謂之怡將怡其顔抑怡其心與怡諸已亦怡諸人與予曰不然

如子所云有内外之分物我之間也以是求怡不得而怡矣葢凡人也内多惑則憂懼而不窮内既明則通融而無滞通融而無滞斯怡也矣然何為而能明哉亦學而已今夫讀書以究其理而理明即理以習其事而理安既明且安隨物應變無足以動其中者憂悲何自而生哉此怡之義也友曰怡既聞其義矣然不他之題而必題於是何也曰然傳不云乎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則質之美者可與言道也季友性既平夷無過

計曲慮不近於怡已乎而又益之問學之功砥礪之力則於所謂通融而無滯不難矣此題之之義也友既喻季友作而謝曰是豈友之語哉實我之教也敢請書之以為記

三一齋記

去吴城西南十里而近有澤為石湖予友金公信氏居焉公信有子曰潡年弱冠矣命之從予遊乃闢其居之西偏為屋四楹為修學之所間以名見請為題之曰三

一且洎聞所以題之之義夫三以言乎始一以言乎終皆所以語學也亦必進㩀而語之矣㩀前謂之曰若知為學之道乎有三焉有一焉三以資其一一以成其三也何謂三曰賦予焉曰父兄焉曰師友焉何謂一曰勤而已矣葢賦予美之以質父兄資之以養師友淑之以教而已之勤則所以成之也得之賦予而有其質矣非養身將孰賴焉得之父兄而有其養矣非教道將孰明焉得之師友而受教矣非勤亦將何以致其成功也哉

此三所以資其一一所以成其三也資者始而成者終為學之道備矣然世之質美者有之矣或工商而隸賤之無以全其美者造次顛沛失賴於父兄者也父兄之賢者有之矣而孤陋寡聞昧於君子之大道者窮鄉下邑不遇夫明師良友者也是三者皆在乎天而不可必得者也雖不可必得焉有飢寒窮困堅苦自力而有成者焉有間關涉歷千里事師而有成者焉然則不可必得者不待得之而所成自若也不待得之而所成自若

果何以致之哉葢在天固不可必得在已者則無不可得也在已者何亦勤而已矣嗚呼以在已之無不可得而勝夫在天之不可必得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今儆也得之賦予者固不待言矣而所值無造次顛沛之虞所處非窮鄉下邑之陋是在天而不可必得者皆得之矣在天者皆得之在已者何難焉則學之成也不於儆而有望將奚望哉雖然不知學之道而不事乎學者勿怪也告之或不明知之有未盡而不力於學者弗

咎也今告之明矣知之宜無不盡矣則澂也又烏肯不自治而甘自棄哉此予之所以望之也言未竟公信作而曰是言也豈獨以教澂雖某亦佩之矣豈獨某佩之在人人而宜佩之矣請書以為記

蜕窩記

句吴朱文奎父儒者也自少習舉子業治小戴氏禮既又旁及他經傳志記百家衆史博通該貫為文辭衍暢而炳蔚聲稱著聞今年幾六十矣于石湖之南綺川之

上居焉方其遨遊場屋時孜孜焉思得時以用其學益夢寐未嘗忘也及事有不偶則皤然改圖與田夫野人相逐於畎畒山澤之間熙熙怡怡若不知世有寵耀尊榮紛華利禄也家闗一室方不踰尋丈扁曰蜕窩葢亦久矣而所與往來無不惑之者以為蜕者出污濁而升高明之謂也窩者潛形伏迹延喘息以自存之所也玆名窩以蜕窩不能堪矣繫蜕以窩蜕并為累矣其意果安在乎予謂不然是葢有說也出乎污濁之地而至於

高明之域人之所願也終之汚濁之不能出高明之不能至者欲累之也求乎無欲莫先於寡欲能寡欲則高明之域可望矣且所謂欲大要聲色臭味安佚自奉焉耳今安其四體而不求夫高深廣邃之居以處乃自足於尋丈之窩焉豈非寡欲之一端與推是一端餘固可見則超乎高明之域必自此窩始矣以蜗名之又何過哉行以質諸文奎文奎曰實某之志也請書以為記

金氏墓祠記

吴城西南有山蔚然抱郭者曰横山横山之左有支出而南騖者曰吴山吴山之東麓金氏墓祠在焉金氏墓祠者金氏之子孫守奉其先墓之祠宇也初金氏有名興宗以樸慎儉勤自致優裕子德明克世其業貲用益饒始葬其父於是而立屋焉今祠是也由始葬三世有名文讓者磊落尚氣剛直有為不肯乘人險艱以徼便利人多畏重之年六十有四病且亟語其子莊曰吾宗故昌大而近浸銷落此殊疚心者也猶足自振者惟吾

支耳觀汝所為必將有成吾宗其再立矣然吾祖宗自儉質起家至今百年濡澤庥休後人所賴可不知所自哉人於先墓多易忽忘汝其盡嚴奉之誠謹謹勿怠吾無遺憾矣莊於是頓首受教涕泣而佩服焉既終喪首視祠宇撤而新之祠中所需次第充備乃洪武十四年夏五月朔旦來告于余且曰莊不敏服先人之訓十年於茲矣雖祠事勉脩不敢曠墜然以畢身而已苟子孫不知祖宗之艱勤遺言之教戒而無以善其後是先人

之命有時而不用也歲月侵尋恐懼滋甚今願謁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之繼繼承承具知所自而各勉焉以力其所當為則莊之責可以少紓矣敢再拜以請嗚乎孝思之誠深計遠慮其至是哉蓋聞諸古矣事死之禮葬祭而已體魄既藏神依於主子孫之奉一於主焉此墓祭所以非古也然古人之祭也盡禮於奧足矣而復祭於祊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則祖宗體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

有時而在乎此墓祭雖非古而中世以還禮有所弗禁也金氏之惓惓於刻石以示其子孫其亦知此道乎使其子孫因是而益儆其怠惰之心則凡報本之誠自不容於不盡矣能各盡其報本之忱則自身而家自家而隣里鄉黨薰陶漸漬顧不有關於名教也哉深計遠慮出於孝思之誠也予雖欲無言不可得矣是為記

壽樸堂記

松陵有地名綺川亦湖山兩間之一聚也居人三數百

家務于耕稼而尊奉其鄉之耆德以不違其教戒為善
是以人無怠荒而俗多謹厚予友莫芝翁之居在焉莫
氏吳興之仕族也方冠冕蟬聯時有深於盈虛之慮者
不湛其懷土之習旁求善俗而分徙之因即以家于此
兹凡幾世二百有餘年而芝翁紹之矣初其族之未徙
也人固已推服之迨夫年既久而時既更留吳興者僅
爾松陵之莫迄為一方之望至芝翁而加盛焉芝翁之
居故有嘉樹蓊樸也故老相傳初本之生亦常樸耳洎

粤枿復生則日以滋大而脩榦聳立以承雨露柯條下被以覆本根至其向背左右揖遜之勢又非善畫者不能彷彿其形似故人之見之無不咨嗟歎賞愛玩之不欲舍去今莫稽其幾何年矣予嘗聞而異之夫所謂樸林野之間皆是也蔑之愛而獨愛於此乎及至而親見焉然後知愛之不為過而觀之因有省矣何省也省夫本根之所宜深固也惟其深固是以復生而益大凡物猶然人可不深其德以為之本乎然物之與人類雖不

同同一氣運也其木如是則莫氏之先所積其深厚矣子孫之昌也亦宜也哉已而芝翁於樹之陰面陽作堂題曰壽樸以寓其致恭先德之意來徵文記之予于是又知芝翁之有見矣蓋今人能仰夫先人之德則欲其後之人亦仰吾之德也後之人仰吾之德則後人之德將益修矣積德相承其有既乎於戲德之不窮世之不窮也樸以壽名其徒詡哉君子曰斯堂也固不可以不記斯言也尤不可以不書宜書之非直為一家之訓抑

以為夫人之訓云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望記

范魏公墨蹟歸復記

宋魏國文正范公於皇祐辛卯冬仲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君舜元已自見重於時故有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蔡忠惠富蘇二文忠諸公題詠雖公子忠宣公昆仲卿相當世恒念手澤猶不能還繫家乘歷二百四十八年為元大德辛丑廣陽李侯戣始得之燕都適拜吾蘇太守遂挈之而來下車

首謁公祠訪問其子孫而與之吁俟之尊德尚義有功先賢而畀及後人者何如哉當時若陵陽牟獻之剡原戴帥初吳興趙子昂臨川虞伯生金華黄晉卿豐城揭曼碩諸先生相繼美之以詞一以重公手蹟在天地間久而具存一以嘉俟得之四千里外適仕其鄉而歸其子孫若將有神物相之者必愈久而不可泯焉也矣嗣孫邦瑞什襲而寳藏之又後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癸酉秋仲嗣守孫天章出示小子行謹歛衽而記其非出

於偶然者乎其趾若公德業之盛已見本傳并前後所書殆悉不容加喙云

半軒集卷四